

夏 日 骤 雨

萨 波 · 巴 尔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夏 日 驟 雨

〔匈牙利〕 薩波·巴爾著

傅佩奇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 一九五八年·北京

САБО ПАЛ
ЛЕТНИЙ ЛИВЕНЬ

根据俄文打字稿译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普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发行

*

图书329 字数 54,000 图本787×1092 1/32 印版 3 插页 1

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册

定價(5) 0.29元

序

本书是以普通管理人员为对象的读物，并非教材。“普通”两字在限定的范围内是有其含义的。这说明此书将无济于那些出色的领导人的能力的提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本书的作者既不具备教诲他人的资格，又非作出过众所公认的卓著成绩的出色的领导人。

我是一个中小企业的管理人员，所以关于“普通管理者”的事情，是十分了解的。这些人的不满，他们的难以捉摸的心理以及未能实现的人生设想，是那些杰出人物难以理解的。只有象我们这样乐于回忆的人才能与他们以心相通。可以说，这也是此书唯一的存在价值。

所谓普通管理者，是指象田中科长、渡边部长这样的现实中的每个人。概括说来，就是些“工作轻松”的人。他们至今无所作为，今后恐怕也不会有所建树。公司经理在全力拼搏，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做吩咐他们的工作，从未做过使经理高兴的事情。而且对过激的表现抱有敌意（或者领导一露笑脸，他们就得意志形）。他们嘲笑同事的失败，偏袒部下整天松松懈懈地混日子。

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改革这种现状（我不会做那种事情）。我的目的只在于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管理者，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如何地无能。只要他们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感到：“啊，这是针对我说的”，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的上司，财部一郎是以培养管理者学校的创始人而闻名的。我受到这位上司的监督、督促长达十年之久。如果没有经过这位严肃认真的人的监视、斥责和督促这段经历，我恐怕连管理者的名誉都保不住。书中我的大部分主张，就是以财部一郎的行动和思维方法为基础的。最后，希望各位不要嘲笑我这个普通管理人员缺乏自知之明。

前面讲过，了解普通管理人员的实际状况是本书唯一的存在价值。此外本书还有两点不大的长处：一是本书不尚空谈高论，二是本书绝无类似某某大家著作中的偷工减料之处。“普通”，就只能靠真情和努力去取胜。

昭和五十八年十月
染谷和巳

作者简介

染谷和巳，东京教育大学毕业。曾任股份公司经营者、教育研究所董事、管理者养成学校教务部长等职。曾发表《热情燃烧的推销员》、《女职员战斗化之路》、《这是服务》等论著。《管理者的行动学》一书于1983年由日刊工业新闻社出版、ニッカン书房发行。

目 录

| | |
|------------------------------|------|
| 第一篇 培养新人（要使新成员改正缺点，忍耐不能解决问题） | (1) |
| 企业新成员就是客人 | (1) |
| 用三个月的时间选择新人的方法 | (5) |
| 处理人的做法要停止！ | (10) |
| 中途采用新人应注意的事项 | (14) |
| 象“爱弥尔”那样培养人不会成功 | (18) |
| 经常请教人，愚笨变精明 | (22) |
| 第二篇 努力工作（不说漂亮话，不吝惜气力） | (28) |
| 大企业病患者 | (28) |
| 作为公司的人是可耻的吗？ | (32) |
| 勤奋思想的崩溃 | (37) |
| 支持懒惰思想的人 | (40) |
| 不想从事劳累工作的心理 | (44) |
| 岗山主任的使命感 | (48) |
| 大义灭亲 | (51) |
| 第三篇 教育训练（公司成员的能力决定企业的兴衰） | (55) |
| 目前的能力培养工作只能得二十分 | (55) |
| 教育要多少经费 | (59) |
| 培养造就人才的关键 | (62) |

| | |
|-------------------------------------|-------|
| 女子适合做辅助性的工作—— | |
| 女子实力强化之一 | (65) |
| 女子还是不行——女子实力强化之二 | (69) |
| 变得傲慢的老练女职员 | (72) |
| 第四篇 集团与组织（要实行我的工作方法，贯彻我 的想法） | (75) |
| 小企业得过且过的环境 | (75) |
| 必须要有建立金字塔的意识 | (78) |
| 怎样能统一思想 | (81) |
| 敌手 | (85) |
| 作为小集团成员的意义 | (89) |
| 如果部下全体转向敌方——指挥（一） | (93) |
| 严防部下的傲慢情绪——指挥（二） | (96) |
| 将“暴力集团”变为“企业”的人 | (99) |
| 第五篇 强化组织（能够具有同公司最高干部一样的 意识和行动吗？） | (103) |
| 要掌握对变化的适应能力！ | (103) |
| 公司经理分身出一个又一个人 | (107) |
| 防止管理人员单独活动的“三戒” | (110) |
| 中田科长为什么拒绝调动工作？ | (115) |
| 否定尊重人的管理思想的理由 | (119) |
| 然而，人不是将棋的驹 | (122) |
| 批评经营者的人 | (127) |
| 第六篇 管理能力（应具有“善于观察的眼睛”） | (131) |
| 应视为飞黄腾达！ | (131) |
| 印象评价和分数评价 | (135) |

| | |
|-----------------------|-------|
| 民主的平等主义抹杀干劲 | (139) |
| 在公正人事的名义之下 | (143) |
| 有行动能力的人的共同特点 | (148) |
| “没问题” | (151) |
| 磨炼出敏锐的感觉! | (155) |
| 如何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 | (160) |
| 违反章程的处置——部长为什么乱发脾气? | (164) |
| 第七篇 个性(度量狭小的人,不能当领导者) | (169) |
| 个人的气量 | (169) |
| 心地冷酷粗暴的管理者啊! | (178) |
| 轻蔑的分析 | (177) |
| 大器和小器 | (180) |
| 一流企业的科长夫人——女主人 | (183) |
| 要感觉到职员们的悲哀的目光! | (188) |
| 要注意身心的健康 | (192) |
| 第八篇 上级与下级的关系 | (196) |
| 经理使你绝望 | (196) |
| 上下级的力量失去平衡的时候 | (198) |
| 甜笑是弱者可悲的抵抗 | (202) |
| 停止吧,狂想曲的舞蹈 | (205) |

劇中人物

羅若·米海依——土地的新主人
瑪利亞·羅若涅①——他的妻子
愛爾席
若 菲 } 他們的女兒
沙 拉
瓦里尤·加保爾(老瓦里尤)——土地的新主人
瓦里尤·卓爾丹——他的兒子 鐵工
察沙爾·山陀爾
列茲·文采
加勒(老加勒)
加勒涅
加勒·安德拉什(大加勒)
艾謝尼
契克瓦里
契克瓦里涅
管家
洛瓦什——教員
接線員甲
接線員乙

警察

修女甲

修女乙

農民甲

農民乙

加蒂嬌子

牧童

吉什——釀酒工人

時 間

今天的匈牙利

地 点

蒂薩河彼岸的低窪地区的一个農村

① “涅”，匈牙利語，加於已婚的妇女姓后。

第一幕

罗若·米海依農家的院子。早晨。舞台左边是一所比較貧寒的農家住房，房屋的牆壁粉刷得雪白，屋前是簡陋的無頂的涼台。兩扇窗对着涼台，門廊的門也朝向这里；門一直开着，但掛着一床被單作門帘，人們出進都用同一動作掀它。涼台上放着一張桌子，桌旁有几把椅子。涼台的尽头倚着一把鋤，几把鋤头和草叉子等一般農家的用具。遮簷下擺着一個盛雨水的大木桶。舞台右边是大街，街上有房屋、樹木，遠處聳立着一座有五角星的鐘樓。臨街是用低矮板條圍起的柵欄。从院里可以看見街上的一切活動。院里靠柵欄邊種了幾株金合歡和數叢紫丁香，羅若·米海依手里拿着小斧，在一個不大的木樁上劈木材，他年齡約有五十开外，是一個健壯結實的農民。

第一場

罗若（劈着木材，斧头均匀地响着。劈了几块之后，用力將斧头砍在木樁上，掏出烟叶捲了一支烟，同时抬头看看天，点着烟，噴出一口濃烟，然后缓慢地向涼台走去。停在涼台边，对着門廊）你听见了沒有，媽媽？姑娘們起來了嗎？（又看看天。）

罗若涅（手里拿着臉盆，走出門廊，一路洗刷着。她是一个中年農妇，生着一张端正的脸，一見就使人發生好感）叫她們起來幹什

么？讓她們睡吧，地還濕着，不能鋤。

羅若 濕是濕，可是太陽一出來，馬上就干了。叫她們快點起來，大的兩個去給加勒家鋤地，小的兩個到咱們自己地里去。得抓緊時間去幹活，一耽誤草就長出來了。

羅若涅 (潑出盆里的水，把盆放在木桶旁邊) 羅若·米海依，該幹什麼，你倒挺會分配，也挺會下命令。你直到今天還一個勁地趕着你的姑娘，就像趕牛那樣。那你自己幹什麼呢？你到哪兒去鋤地呢？

羅若 我現在哪兒也不去，我有事。

羅若涅 你又有什么事？

羅若 (生氣地)什么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要到農會去。

羅若涅 你要是成天去農會，我們都得束緊袴帶了。我給你拿上干糧，你趕快給我下地去，要不你就光想趕姑娘們下地。(欲下，但又扭過頭來，聽羅若說什麼。)

羅若 你別裝瘋賣傻啦，告訴你，我一定要去農會，我既然是監察員，我就得去！我有事，懂了吧！

羅若涅 你總是管人家的事，自己家的可一點都不管，就有趕姑娘幹活兒的本事。你這樣的監察員一個錢兒都不值！

羅若 你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不想當，他們硬叫我當。我也不願意當土地分配委員會的主席，這些事你全知道呀。(突然生起氣來)我告訴你，別跟我胡纏，去……

罗若涅 瞧，立刻就神气起來了，你怎么能这样跟我說話呀！

罗若 要还得怎么跟你說？你怎么叫，我就怎么唱呵。

罗若涅 （懊惱地）就算你在農会是个監察員吧，在家里你可不是呵。要是你在家也真是个監察員的話，那你就不会給你的女兒安排那么多活兒了！

罗若 那我叫她們幹什么？把她們都擺在鏡子旁边，照鏡子嗎？

罗若涅 不，用不着这样，只不过……你可憐她們一點兒吧，因为……你想想，她們还怎么找人家，你怎么給她們找得着婆家呀？

罗若 你去年是这么說，今年还是这么說，我倒想看看你明年跟我怎么說？（很快地嘮叨着）“总是管人家的事兒，自己家的一点不管。四五年分地，就沒能給自己分塊像样点儿的地。現在不用說，更別想到手什么，都分給了別人，把自己忘了……”你別像个狗似的乱汪汪，聽見了沒有？我也分到了我應得的那一份兒。

罗若涅 地是分了一份兒……可是牲口呢？馬真呢？打麥子的馬還沒上籠嘴呢。

罗若 我不要。我要是拿了不合法的东西，那我还怎么見人哪？

罗若涅 怎么見人？我看誰都不会計較这些。事情过去了，就完了。要是別人是你呀……就是這樣，你呀，

造的孽也不少……

罗若 (驚異地) 什么孽？哪兒來的孽？

罗若涅 (犹豫地) 我是順嘴說……人是不能未卜先知的，

罗若·米海依，也許老爺的時代還會回來或者還有別的什么……

罗若 (高興起來) 你別擔這個心，只有太陽從西邊出來，

老爺的時代才會回來哪。

第二場

爱尔席 (从門廊里走出，头髮乱蓬蓬的，打着呵欠。手里拿着脸盆。把盆放在凳上，拍着打呵欠的嘴，坐到凳子上。快活地望着父母) 早安！

罗若 (稍缓和地) 早安，女兒。我剛想去叫你們起來，好，快点收拾收拾下地吧。

爱尔席 (打着呵欠) 到加勒家去嗎？

罗若 你和若菲到加勒家去，沙拉和米什卡到咱們自己的地里去，要是天晴了的話。(看天。)

爱尔席 我今天不去加勒家鋤地。

罗若 (驚訝地) 为什么不去給加勒家鋤地呢？

爱尔席 就不去嘛。今天農民青年聯盟開會。

罗若涅 (突如其来) 你們怎么不嫌農民青年聯盟麻煩呢？不是政治小組就是農民青年聯盟。爹在農會，女兒在農民青年聯盟，會搞出个什么結果！

爱尔席 嘴，这才是开头呀！我和沙尼①已經說好了，往
后我还要更加積極地參加社会活动。重新組織農民
青年聯盟。婦女委員會还要筹备春天的集会，一句
話，我就是不給加勒家鋤地，事情已經够我幹的了。

罗若涅 这可太过份了。还要更加積極地參加！並且还
跟沙尼那个小伙子一塊兒，也不管应不应该，老是跟
他在一道兒，就像你們已經訂了婚似的。說不定哪
年哪月，还远得很呢！

爱尔席 哪年哪月？我自己也不知道。总会有那么一天
吧。我不是說过有一千遍了嘛。

罗若涅 这么說，你是要嫁給他呵？

爱尔席 嫁給他。为什么不嫁給他呢？

罗若涅 听見沒有？你有什么說的，罗若·米海依？

罗若 我說什么？我說……結婚的事，咱們以后再談，可
是……農民青年聯盟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工作反正
得有人去做！

罗若涅 嘿，你們一下子都成了党的積極分子啦。

罗若 对呀，因为这是必然的！分了地，这还不算完，必
需保衛它。党能保衛它。讓那个小伙子察沙尔作党
的工作去吧，不要他參加（握手）什么妇女聯盟！

爱尔席 那为什么？您对他有什么意見嗎？

罗若 拿一个青年人來說，他是不錯，我可不想有他这样
一个女婿。

① 即察沙尔。

爱尔席 为什么？

罗若 你不是找倒霉吗！你窮他也窮。就像若菲跟那个小伙子瓦里尤要好一样，他是什么人？切別尔工厂的普通鐵工。咱們家有我这么一个共產党就够了。

罗若涅 鐵工！聖誕節以后，他已經當了大官了！人家看不上咱們的姑娘了。她們真是該找人家啦，可你們也得找个像样的，在周圍留心留心或者想别的……

爱尔席 正是因为这样，我們才想結婚哪，我們已經在周圍看到了像样的……（笑。）

罗若 （若有所思地）这些小伙子什么也沒有。是呀，咱們結婚的时候，也是什麼都沒有，是这样吧，媽媽？

（在桌旁坐下）現在嘛，总算有点什么了。我現在有十霍爾德^①半地，猪圈里有一口老母猪，几个小猪仔，还有兩头壯实的小牛，哪怕讓它們幹活都行了，不过最好还是再長一長。唉，我从前可真窮呵，窮得直想哭。可是講到力气，我有的是，哈哈哈。（笑了一陣）我的力气可真不小，女兒，有一回警長坐的馬車讓我給掀翻了。还有一回……我一草叉把教堂執事打得兩個礼拜沒有爬起來……

爱尔席 真好玩！您還從來沒給我們講過教堂執事這段事哪，爸爸。是怎么回事，这个執事怎么惹着您啦？

罗若涅 別那么爱打听了！你还在那兒一个勁兒地扯什么呀？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可有年头了！

① 匈牙利土地面積單位。

爱尔席 講講吧，怎么回事？講吧！

罗若 (高兴地笑) 是这么一回事……

罗若涅 你別嚼舌头啦，老廢物！

罗若 (像沒听见似的) 那时候这个执事不是第七个就是第八个僱我和你媽幹活的东家。当时只生了你和若菲。执事叫你媽到閣樓上去，把燕麥翻翻、晾晾，你媽就上去了。我剛巧在播种机附近谷倉那兒幹活，正好看見执事順着梯子爬上閣樓找你媽去了。我沒出声，抄起大草叉就是一下子，他就像灘鼻涕似的从梯子上掉下來了。

爱尔席 (笑) 爸爸当年可真是个棒小伙子！

罗若 是的，女兒，当年我就是那样的。你媽当年的模样也很不錯。你的命运比我們那时候强多啦。只要你留在家里不結婚。

爱尔席 不，我不留在家里。我想跟他結婚。我也一定跟他結婚。可是我怎么去結婚哪？就穿这一条裙子嗎？(扯起裙角給他們看。)

罗若 叫我們怎么办呢？要是再等上三年，等我置备点东西，牲口也大了，地也能打点东西了。

爱尔席 不，不行。再等三年我就成了老处女了。想个别的办法吧，不能拖啦，再拖就要出事了。

罗若 出什么事？有吃，有穿，头顶上有房盖，你还缺什么？

罗若涅 你給他們分兩霍尔德地，讓他們种。